

文藝創作叢書

黑牡丹

白 夜 著



新文藝出版社

文藝創作叢書

黑 牡 丹

白 夜 著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

一 九 五 二 · 上 海

黑 牡 丹

著 者 白 夜

*
* *

有 版 權

1951年3月華東人民出版社第一版上海印0001—5000冊

1952年12月新一版上海印5001—11000冊

書號 (340) [11147].定價 洋 2,600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

(上海康平路八三號)

華文印刷局承印

*
* *

三聯·中華·商務·開明·聯營聯合組織

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

目次

黑牡丹·····	一
王鳳和織布回家·····	一四
黑板報·····	二一
識字崗·····	二八
請教·····	三七
兩篇稿子·····	四三
金蘭姑娘·····	四八
揚子江上英雄船·····	五六

黑牡丹

錢蘭英在莊頭大路上和玩花船的女伴們分手，她們叮嚀她：『吃過飯快到東莊去走手兒，慰問抗屬去，不要等人來請！』她一連聲兒答應，一路喜在眉頭笑在心的回家來。

她今天在里仁集的春節文娛大會上可算出盡了風頭，她記得在那人山人海中央，她怎樣的拿出全副精神來撐花船。她下了決心，要把自己的花船玩得頂出色。雖然街坊上一字兒排着十四隻花船，那些婦女抗日救國會的會員們，都打扮得像新娘子一樣，從家裏揀出頂漂亮的衣裳來穿，玩船的姑娘們，每個人的頭頂上都紮了一朵顫巍巍的水紅綢花朵。她們在人山人海一浪來，一浪去，她們曉得要在每天像這個樣子打扮，就有人來說怪話了，什麼不周正哪，浪蕩哪。可是今天，她們都沒有想到這個，同時也不怕這個！不說旁人，你看錢蘭英打扮得多麼漂亮，她像一枝花朵。她出門還不到二十天哩，臘月裏出門，新正月裏就出來玩花船，她娘家哥哥來帶她回

門，她死也不去，她哥哥一氣將她的嫁衣包袱帶走了，她怕玩花船沒有衣服穿，追到半路還給她追上，衣裳奪了回來。在今天的大會上，她的名字紅了。

她現在耳朵裏還有喝采的聲音，眼前有觀衆讚美羨慕她的微笑。『真是黑牡丹！』她聽見有人在嘖嘖稱讚她，她不知怎麼這『黑牡丹』的名字傳開了。那還是在娘家的時候，她在那潘園村裏活躍得頂厲害。識字班裏，農村劇團裏，紡織小組裏，她是骨幹，她是頂頂尖兒，她會說又會唱，生產起來又常在頭邊，她就出了名了。她頂喜歡笑，一笑就得小半天。她的臉兒圓圓的，有些黝黑，眼睛珠兒滴溜溜的轉，不論嘴兒一偏一扭，腮盤上都掛着笑。她要歡喜什麼，恨不得一把抓在手裏，要討厭什麼，一下也就罵了出來，人一碰到她，就感到熱情和光明，什麼都開朗了起來，於是人們就趕着她叫『黑牡丹』。

她不喜歡這名字，她說：『黑就黑罷了，爲什麼一定要叫牡丹！』有個女同志問她什麼道理，她說：『牡丹是封建人家裏的東西，不好！』那個女同志道：『就叫你「黑芙秧」吧，黑芙秧是老百姓家的！』她說：『黑芙秧就是黑芙秧！』那個女同志就把『黑芙秧』傳出去，可是人家還趕

她叫『黑牡丹』

她低頭走，她想到她撐花船撐到熱鬧的時分，四面的掌聲像元宵節的爆竹聲。她簡直連每根神經都興奮了，她忘掉了一切，她縱情的跳唱，她完全投入了狂歡與興奮之中。她一不留心，腳踏在船舷的布幃上，跌了個兩腳朝天，篙子也撒手了。四周人的笑聲更高了，還有些輕薄的少年在叫好。

她想到這裏，心兒也有些跳了，臉兒也有些發燒，可是她並不覺得那些叫好的人是在嘲笑她，她覺得很合理，一個人跌倒了，旁人不要笑笑嗎？——她有些莫名其妙的感覺到這世界的可愛，給人家鄰居、青年們喝采和讚美，是多麼榮耀的事情啊！

她一走進莊，看見村裏的人都迎着她笑，她也禁不住笑，她頭上的紅花還搖着哩！她丈夫文玉遠遠的在門口迎她，她像小麻雀似的跳到他跟前，歡喜的說：『你今天怎麼不去呢，多熱鬧！』她丈夫也笑着說：『我去跟抗屬拜年去了，可惜沒有去。』

她丈夫還是個互助組小組長哩，在村裏很進步，做起事來猛打猛撞的。天响了，小兩口兒說

說笑笑的，她忙着弄飯，她叫她丈夫坐在鍋門口燒鍋，她自己在鍋上忙這樣，忙那樣，一面嘴裏像流水似的告訴她在會場上活動的情景，她丈夫聽得興奮了，十分有味的望着她喃喃不止的嘴唇。

她那像燕子一樣的話聲忽然停住了，噗哧的笑了出來。

『笑什麼？』文玉有些奇異的問。

『我告訴你，我撈船，一個不留心，兩腳……』她笑得支持不住了，俯身在鍋臺上。

『什麼，這樣好笑？』

突然，一個蒼老的聲音在門口響了：

『文玉，出來！』像非常生氣的聲音，他們聽出那是父親的聲音，可是誰都沒有理會。

『文玉，出來！』第一句沒有喊得應，第二句像更生氣了。接着還有什麼棍子敲着水缸的聲音。

『什麼，爸爸！』文玉叫了一聲，手還拿着草向鍋門裏送。

『什麼，出來！』那分明是嚴厲的命令。

文玉出去了。蘭英坐到鍋門口來燒鍋。她滿頭腦還充滿着人山人海的噪叫、讚美、喝采，和那哄哄的大笑。

飯要燒好了，文玉進來，臉色漲得紅通通的。她一看他面色不對，忙問：『什麼事？』

『什麼事！』文玉氣鼓鼓的說，『你倒怎弄的，也不小心，跌倒了撩人家笑，你看好看吧！』

『我當什麼天仙聖旨的哩，見鬼，那個說的？』她也有些不高興了，撥撥鍋門口草，站起身來。她自出嫁以來，受丈夫奚落，這還是破題兒第一遭。

『爸爸說的，爸爸在街上人叢裏看見，你跌的兩腳朝天，大家笑你！』文玉像背書一樣的說了出來。

『又什麼景致兒，跌倒就跌倒，今天還這樣封建！』她兩眼睜得圓圓的——真看不了那副顏色，恨不得喝口冷水嚥了他，那晦氣樣兒，真要人命。

『我不過說你不小心，出岔子。』文玉的氣餒有些低下去了，可是她還一個勁頂上來。

『出岔子，什麼岔子？跌一跌也算景致兒！』她像一隻尋鬥的公雞一樣，『我在家扭秧歌，演戲，什麼事不來。到你家一天到晚忙生產，春節文娛玩個花船，又算鬼希罕景致兒，真是日月倒轉！』

『唉，敗壞門風！』父親在院子裏聽文玉的氣餒有些壓下去了，忙來挑撥一句：『家門不幸！』她剛要插嘴，她丈夫臉色鐵青，『家門不幸！』四個字聽到他耳朵裏，像油澆在烈火上似的，他喝斥道：『鳥事，下回不許你出去玩花船！』

『我偏要去！』她尖着嗓子喊。

『你去……』文玉怒氣洶洶的走過來，伸手就去打她。她也迎了過去。在吵鬧聲中，鄰人進來拉架，她臂上給文玉打了兩下子，她在人叢裏掙扎着，哭喊着：

『好種站住，好種站住！』

文玉打了兩下，手膀子軟了，她退到堂屋門口去，他再也不能打第三下，他呆呆地坐在門檻子上。

『你們爺兒倆把我打死好了，兩個一條心作踐我。——哦，老頑固，老封建！』她的眼淚像熟透了的穀粒一樣，一粒一粒的落下。她心口屈氣一口一口的抽噎着。她從沒有受過這樣的委屈。

『今天非講理不行，今天非講理不行！』她一面哭一面號叫着，她給鄰人拉到房裏牀上，還是尖着聲音喊。

她的話像春雷一樣的打着她公公的心。他心中立刻閃出了非常鮮明的記憶：鄰家王五娘，天天打媳婦，不講理胡來，不是挨婦救會帶去在大會上說理嗎？叫她在會上承認錯誤，並且向媳婦道歉。這是多麼難爲情的事呀！洪涯莊上的莊士鴻，向兒媳婦說不周正的話，天天胡纏，不是給婦救會找去評理嗎？『現在是民主世道，誰想欺壓婦女瞧瞧！』村婦救會長多兇，弄得全村沒有一個男子敢打罵女人的了。於是他立刻想到自己給文玉媳婦拖去講理了，那自然是講不過媳婦，『跌了一跤，算什麼！』『男的跌跌也算事嗎！』文玉在村裏還好，人家頂多批評批評，他呢？加上了唆弄是非的罪名，村婦救會找他評理，村裏多少親友熟人朝他笑。他開始懊悔自己多事了：『孩子的事，讓孩子管去吧，我們不合時文了。』他低低的嘆息着。

『封建，封建，全封建……非找會長講理不行！』蘭英又在房子裏尖聲的叫喊，他看到不可收拾了，他的心突突的跳。他想了一想，硬着頭皮走進了媳婦的房門口，裝得十分鎮靜的樣子安慰她道：

『算了吧，小兩口打架算什麼！起來吃飯吧，新年新月的。』

『封建，封建，非講理不行！』兒媳婦的話，仍然像炒豆子一樣，一連聲的炸了開來。她像不是對她公公說的，像沒有聽見她公公的話。她公公還想說兩句，可是不知說什麼是好。他在敏快、大方、理直氣壯的媳婦面前，藐小到極點了。他喃喃的掀動着嘴唇，可是說不出一個字。

他惶惑的退出了門口，他的一個長房裏的嫂嫂慌慌忙忙的拉他到天井的角落裏說：『怎麼啦！』

『我簡直沒主意了。』

『光景要鬧厲害呢，你看，回來不鬥你兒子就鬥你！』

老頭子打了一個冷噤，顫動着嘴唇，說：『你勸勸……』

『我們都在勸，不行！』

『天啦，這是我的錯，孩子們的事情我問不了。』老頭子頭低着，兩眼直朝地下望。

『快點聽我話，趁早放乖點兒，到婦救會長那裏去，求她來，自己認個錯，省得丟面子。如今是騎上馬，不出陣，萬萬是不中了。』他的長房嫂嫂拿出嫂嫂的樣子來了。

他點了點頭，跑到鍋門口含了一袋煙，立刻出了門，向西南奔去，婦救會長家離這裏有二里路。

拉架的人全回家吃飯去了，剩下錢蘭英還在東頭房裏哭泣着，一聲一聲的抽噎。文玉睡在西頭房裏的牀上，他越想越不對，怎麼今天打了她呢？他每天頂反對人家打女人的，他罵那些打女人的人是孬傢伙，不想今天也輪到自己身上來了。平常村裏幹部全誇他進步，說要跟他學習，怎麼因為這一點小事封建起來呢？要給農村劇團裏的人曉得，該是怎樣的笑話啊！『多封建，成天還說共產黨教育他進步呢！』他一想到那時人誇獎他總是『你進步，你媳婦比你還進步呢！』那時他心裏多高興啊。今天看起來，自己打了她，是一時氣在頭上，要深刻的檢討啊。可是，他又想：

我就不對，但是她也就哭着鬧着，不認子午，多少人去勸也不睬，飯也不吃了，要像和那個拚似的，看樣子還要睡兩三天呢！這樣鬧得雞犬不寧，不是還有些和封建女子一樣麼！進步的婦女應當這樣嗎？他想到這裏，心裏不禁道：『你光生氣，也該檢討檢討自己呀。』他耳朵裏又聽到隔壁裏間斷的嗚咽聲，心裏又十分難過起來：『她成天在家裏生產，那樣不是飛馬溜快的，生活手到擒來，過年玩玩花船，不是應該的嗎？自己爲什麼蠻不講理的不給她去玩呢？再說生產重要，但也不能不要文化娛樂呀！』他懊悔和憤恨他聽父親的話，『那麼討厭的老頭子！』他不禁在口裏輕輕的道出了這幾個字。

『怎麼辦呢？今天青年人應當自己解決問題了。』他仰着臉睡在牀上，手摸心口自己問自己，他想到到她那邊向她作自我檢討，然後再批評她小姐似的撒嬌作風，這樣兩下子不就好了，也顯得自己比她還進步。『她還是哭，任性兒又怎麼辦呢？』他自己反問一句，隨又答道：『那她就封建根兒還未丟掉，再慢慢幫她改。』他想到這裏，仔細聽聽，她已不再抽噎了，於是他準備到她房裏去。

接着他聽見那邊的房裏牀響了，她像起來了，走出了房門，他心話：『她要去找婦救會長去了。』

他正要起身去攔她，人影兒一閃，她站到他面前了，她的臉兒繃着，不像每天笑嘻嘻的了。

『今天這件事，』她先開口了，『也算鬧的不小，我到你家來，從來沒有紅過臉，沒有三言兩語的爭吵。這件事，還碰到第一回。我知道，你平時也不是這樣人，不過一時生氣，這生氣也難怪，大家都還有些封建思想。至於我呢，當然也有的，你看我哭着鬧着，不是有點兒像舊封建家庭的受氣媳婦兒一樣麼？事實上要好好來講能不能呢？也能弄好了。你不對在那裏，公公不對在那裏，我不對在那裏，爲什麼這樣兒的，那不就好了嗎？』

『至於你呢，要好好的自我檢討……』她話頭兒一帶，說到文玉了。

『我麼，我打你不對，我該受批評的，你批評我越厲害越好！』他聽了錢蘭英這一段話，心裏越聽越佩服，就對她說：『我頂性急，聽爸爸一說，不由的火上來，我手快打了你，你嘴快罵了我，我剛剛想去向你作自我批評，檢討一下，並向你……』

『向我提意見，批評我，是不是？』她反問着，臉上有了笑的影兒。

『是的，沒有想到你先來了……』他禁不住笑出來了。她也笑了起來，健康而黝黑的臉上泛了緋紅，但又立刻繃了臉兒正經地說：

『我們要好好檢討一下子，我們才能真正進步，不落在人家後面。今天共產黨世道，人人皆要懂民主，會運用民主的。』

文玉笑道：『我懂得這些道理，不過比你遲一步罷了，就挨你這樣教訓。』
錢蘭英嘆哧一聲的笑了。

『下午東莊的花船會，你去不去參加？』

『怎麼不去？我和人約好，我們快些吃過飯，你也跟去看看。』她向文玉說。

在飯桌上，他們迅速的吃過了飯，他說他一定要去看看她的船撐得怎麼漂亮。他們吃過了飯，她忽然想起了問：

『爸爸呢？』

『他嗎，他引起了風波，上西陳莊去找婦救會長來幫我們講和呢！』他笑着向西一指。
『他一定找不到，會長到東莊去了，她說在那裏等我——爸爸空跑了一趟。』她有些惋惜地說。

『管他呢？老一輩的現在不該管孩子們的事了，他們自己懂得的。』文玉說着，她點了點頭。
他們走到大場上，她頭上的紅花忘了沒有戴，文玉回去跟她拿來，仔仔細細把紅綢花戴上了她的頭巾。

這時他的父親正急急慌慌的從西邊屋角轉過來，多少鄰人跟在後面。

一九四六年二月十八日